

江海采风



市区人民商场北侧,有一条陈旧而狭窄的东西向的老街,虽然路面经过后期“整容”还算平坦,但街面两侧低矮的电线、破旧的房屋……谁还能记得它曾经的风华呢?这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被南通人誉为“富西门”的西大街。

当初西大街横跨“六桥”的城里城外,东起十字街路口,西至石拱端平桥,全长三公里多。沿街商号、店铺,多达百家。1958年随着城市道路的扩建升级,店铺陆续拆除搬离,尚未拆除的西大街,如今只剩下三百多米。

对西大街的记忆,我更多地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从现在和平桥向西至端平桥的那一段。尽管由于人民路拓宽,西大街“缩水”了不少,但从和平桥向西的老街上,仍然有机关(城西公社)、学校、幼儿园、诊所、日杂百货、酒家、茶馆、油盐酱醋等各种生活必需品,在西大街上基本都可以买到。由于老家住在六桥外的城西片区,此时的西大街,自然就成了少时上学、生活,必不可少“打卡”之地。

最初西大街可谓名门望族群聚,南通城“侯顾冯陈”四大家族都住在西门附近,西街小学、地步湾幼儿园原址大门,也都像大户人家进出的家门,甚是气派。西街小学是我母校之一。推开厚重的红木大门,跨过门槛就是一个仅有电梯大小的方形天井,再跨过

门槛,便见一个呈东西向的长方形天井,天井的南北就是学校教室,沿着西侧狭长的走道向北,又见一个南北向的天井,这仅有的两个天井,就是学生下课唯一的活动场所了,北边后门直通西北河梢。那时候上学都是学生自己背书包,放学后也没多少课外作业,西大街祭坛巷口高姓老板开的人儿书店,自然便成了孩子们光顾之地。每到放学时分,书店里,孩子们坐的、站的、蹲的济济一堂,孩子们都被人儿书店里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。看到孩子们一个个聚精会神的样子,店老板乐得合不拢嘴。高家书店向西200米左右,还有一家毕姓老板开的人儿书店。虽说老板儿子荣根还是小学要好的同学,但毕老板从来没有给我们免费过。有些好看的热门书,老板还人为地将一本分装成上下两本,以双倍价格向孩子们收钱。也难怪,人儿书店的主要阅读者就是孩子,老板不想着法子营销,他的人儿书店还要不要赚钱了?!

如果说人儿书店是孩子们课后的娱乐天地,那么西大街上的酒家、茶馆应该就是大人们光顾的地方。城西公社(相当于现在街道办事处)东斜对面,有一家西大街酒家。酒家生意十分兴旺。尤其到了下午、傍晚时分,店里人来客往,甚是火爆,不少板车工人中途都喜欢在这儿歇个脚,两碗黄酒加盘花生米、老烂豆,有时再点个猪头

西大街记事

□辛文

肉……酒足饭饱稍息片刻后又拉车上路。城西公社西隔壁是一家茶馆,经营老板有些商业头脑。早上茶馆里卖缸片、油条,下午又成了说书的地方,喜爱喝茶的客人们,到这儿边喝茶,边欣赏评书曲艺,老板也不另外加价。喜怒哀乐的说唱段子,常常让大人们跟着喜怒哀乐。到了年关,茶馆又增加一项服务项目:蒸馒头、蒸糕。腊月中旬后,就开始对外预订。附近市民把自备的馒头馅儿带到茶馆。当然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大多市民带的馒头馅儿都是在家加工好的萝卜丝、青菜馅。此时茶馆里人气旺旺,热气腾腾。西大街路过的市民都被这儿提前到来的新年氛围吸引住了。当然,西大街还有铜匠店、西福源烟酒店、鞋匠店、小吃店、达家人诊所、老虎灶等,虽说店面不算太大,但日常生活中都少不了。

西大街商家林立、市场繁荣自不必说,西大街的市民敦厚实在、友好待人更是为人称道。早年我父母在清洁管理所(即现在环卫处)工作。说到底就是给人家倒马桶,所划片区就包括从祭坛巷口向东至和平桥的西大街居民,服务的居民几乎占了当时西大街的一半。这看似让人瞧不起的工作,在西大街居民的眼里却不一样。他们对我父母非常信任和尊敬。父母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出门工作,这个时间段人们大都还在睡梦中,不少居民就

把家里备用钥匙给我父母保管,让他们直接开门进屋。一年365天只有春节休息,节后第二天工作回来,居民们送的糖果、糕点几乎塞满了母亲的围裙。居民的信任、感激、浓浓情意尽在不言中。

良好的家德家风方能培养优秀的人才,杰出的社会风尚更能造就杰出的栋梁。西大街就曾走出过不少县团级干部和祖国的栋梁之才。我知道西大街有位李姓女子,少时聪颖好学,在学校时就比较优秀,工作后更是了得。上级领导发现了这个苗子,有心想从非党方面考虑将其提拔,而且真的提拔到了一乡之长的位置。但这名女子倒并不希冀做官,她就是一心要想加入中国共产党,堂堂正正地为党工作。几十年之后,她的心愿早已达成,而且先是成了一个县级市的市委书记,后来又被评为地级市的副市长。端平桥畔的李桂记菜馆,更是出了一位部级领导。大学毕业后,他分配到了天津。也许是西大街厚实的人文底蕴,为他的成长发展增添了巨大能量。他从一个车间计划员干起,踏踏实实做事,实实在在做人,一步一个脚印,扎实稳步前行,最终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部长。

如今的西大街,已不再拥挤、喧哗,但它藏着几代人的喜怒哀乐,也留下了不少人的温馨记忆。

老家门前的公交招呼站

□杨汉祥

我的老家位于苏中南黄海之滨的一个小渔村,房屋就建在一条通往县城的土公路边上,以往这地段住户少,跟别处一样平常。当时70多岁的奶奶平时总喜欢坐在家门口,看着人来车往。她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停下来与她说话、拉拉家常,因为奶奶是个爱热闹的人。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,土公路改建成了砂石公路,通了农村公共汽车,县公交公司还在我家门前设置了一个公交招呼站。尽管只是在路边竖起一个水泥浇筑成的小站牌,但这不仅方便了乘客,而且还让我们家一下子热闹起来了。

随着出行的车增多,每天从早到晚,来我家门前等车、下车的人总是一拨又一拨。渐渐地,不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,到我们家里的人也多了,问路的,打听汽车班次的,讨水喝的,或是寄放行李的,也有临时歇歇脚的。我们全家人都认为这是缘分,再说这也是人家信任你,所以也都笑脸相迎,热情相待,让所有进门的人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尤其我奶奶更是乐得像个小孩,见了谁都像是老熟人一样,又是让座,又是端水,嘴里还一个劲地与他们唠家常。邻居们见了十分羡慕,戏称我家成了一个汽车站。

后来砂石公路改建成了宽敞的柏油路,公交车的班次更加多了,公交招呼站也换成了漂亮的候车亭,我家门前更是车来人往、热闹异常。因为这个公交招呼站给我们家带来了很旺的人气,我母亲便萌生了开一个小商店的念头,她这个主意一出,马上得到全家人的支持。大家一齐动手把东房腾空,然后请匠人把前墙打开改成了一个大门面,就这样一个日杂小商店很快开张。母亲特地给小店起名“歇歇脚”,许多过往旅客见了,觉得这店名很独特也很实在,以至都情不自禁地进店看看,顺便买些自己需要的东西。由于地处公交招呼站这个“市口”,加上我母亲与奶奶热情周到的服务,小商店的生意出奇地好。

没过几年,我家改建楼房,“歇歇脚”日杂商店也升级为“歇歇脚”超市。一些亲友、邻居见公交招呼站给我家带来收益都很羡慕,也想搬过来沾沾财气。不久,一位亲戚租了我家底楼几间房开了一个小吃部,专门招揽过往旅客前来吃喝,生意也越做越好。由于我家房基地处当地建房规划区域,后来,村里一些农户也把房子搬迁到我家周围的空地上,并且纷纷办起了家电维修店、缝纫店、小旅馆、小加工厂等,前年连村里的便民中心大楼也搬迁到我家附近。如今,我家所处的地段车水马龙、热闹非凡,各种生意兴隆,俨然成了一个小集镇。

每当说起我老家门前这个地段的变化,乡邻们都说这个公交招呼站功不可没,可是我家人却一直认为,还是得益于国家的惠民政策好,得益于家乡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。

东河

□吴华英子

老华电话,让我回去拿螺蛳,说午后在东河“跳码”处随意摸了摸,就收获半篮子,只只肥美。时光寂静无声,最是让人不安。老华嘴里的东河,曾是南庄村的东河,撤乡变镇后,就成了归属曲塘镇的东河。倒非念旧,只是尊重记忆,永远觉得自己只是南庄人,与曲塘无关。生在南庄村,长于东河边,且许多成长时光都在这里度过。

南庄村其实有两条河,一条西河,一条东河。顾名思义,老家人只是按河流位置随意命名,只是叫着叫着就顺口了。西河两岸早年间是有人居住的,比如我家,在生我之前。很小时,奶奶经常在夜晚给我讲关于西河的故事,讲着讲着,我便藏进了被窝,想听,又不敢。总而言之,西河在奶奶的口中,似乎很是邪门,如幽冥般不可多言。没问过后来为何搬家至东河,反正大家都搬过来了,西河边,再无人烟。

东河则不同,常年水流清澈,野生鱼虾悠游欢腾,偶尔跃出水面,随处可见的世俗乡愁,和煦温情,仿若世间最美的风景。

审视过往,浓烈的乡愁从未消散,如那流淌的东河之水,温润徐凉,见证太多繁华或落魄,却依然鲜活。东河有座小木桥,因修建年月久远,中间断裂几根。上学时每每遇上下雨天,怕别人笑话,我都会乘无人之际小心翼翼爬过去,也有失足时,一只脚踏下,湿透。湿透就湿透,绝不吭声,直到放学归来才换上干净的。本该是辛酸的一段,而今想起,却只觉得有趣。后来只要开车经过河面大桥,总会忆起曾经的小木桥,莞尔。

也见过东河行过的喜鹊,新娘坐船头,头顶红盖头,看不出模样。船舱堆满嫁妆,红色绸缎被面的喜被一层又一层,很是壮观。岸上看热闹的婆姨们通常会默默数上好几遍,一条,两条……这是她们日后的谈资,且以数量多少来论定新娘娘家殷实与否。直到很多年后老华在给我准备喜被时,才觉些许荒谬,只肯两袋。当然,交通便利以及多样性后,东河倒是沉寂了过久,不曾再见过喜鹊的经过。从前车马慢的浪漫,终究隐入尘烟,消失在喧嚣里。

如若东河也有记忆,它定会记得那年夏天,有个小女孩因了好奇,拿着家里的澡桶下河。家里人都在午睡,只有她突发奇想,偶尔会扯出一句,提醒你不要忘记。我真是害怕它们丢失,就像人生被切割,从此无人知,无人晓。

其实,关于东河,又岂是三言两语能诉尽。今夏回去,但见河面睡莲成群,除了小时看到的粉色,还有白,还有蓝,还有黄,我尚未来得及感叹,老华倒先开了口,种这睡莲的,是刚走的娃,和你一起长大,比你小几岁吧。顿时无法再说什么,只觉哽咽。

时光从不会为谁驻足,东河却会。老吴老华会老,我也会,但东河不会,它只是静默安在,看着我们走近,也看着我们离开,知道这里的一切都真实存在过,知道很多人很多事终将一去不复返。但那又怎样,任光阴荏苒,任人群熙攘,任你我巨变,东河,以及东河边的人们,依然坚守着这片土地,余生努力温暖幸福。

情感驿站

我的岳父叫“二牛”

□赵宏建

我的岳父张斯信,1938年出生,属虎,兄弟排行老二,村组里的人背地里叫他二牛。

岳父1981年入党,那时他是石庄区石北公社蛇田大队第三生产小队的会计,后来做了队长。其时,他负责带领的队组农业和副业都很红火,在石北公社小有名气。

生产队里的各项工作管理有方,有条不紊。人员分工明确,搭配得当,田间管理精细,各种庄稼长势好,收成足,年终决算,农民的工分多,上缴的粮食多,大家分得的粮食也多。最苦最累的活总少不了我丈母娘的份儿——现在,邻居80多岁的吴美华还经常说:“以为和队长家属分在一个组,干活能讨点儿巧,可每次总是活最多最苦。”妻子也常常和我讲,那时几个关系密切的小姑娘在一起挑猪草,开始只顾着玩,天晚了,就到田里弄了山芋藤放在篮子里,上面盖一点猪草。回到家,岳父发现后,狠狠地骂了自己的女儿一顿后,让她们把山芋藤送回队里的养猪场。

岳父开动脑筋,和大队书记张光富商议后,先后办起了副业——柳条剥皮后编各种筐子卖,用蚕豆加工凉粉,做汽车用的瓷隔板,漆涂包线。年底分红,家家户户喜笑颜开。别的队有人嫉妒,就举报说我岳父账目不清,有贪污嫌疑。岳父的弟弟张斯用也说:“我家二哥这样的队长,家里人沾不到光,真是呆,白做干部。”公社派调查组查了几天的账目后说,像张斯信这样廉洁的会计队长,全公社没有。后来,公社组织了各大队到蛇田大队三队参观。

岳父做了几十年队长,上世纪九十年代,因为看不惯有些领导的所作所为,不愿再做。村里开会,岳父不去,有时是我岳母,有时是我的妻子去参加。张光富书记会后说:“丫头,回去和你父说说清楚会议的内容。”直到前些年石北社区的领导还请我岳父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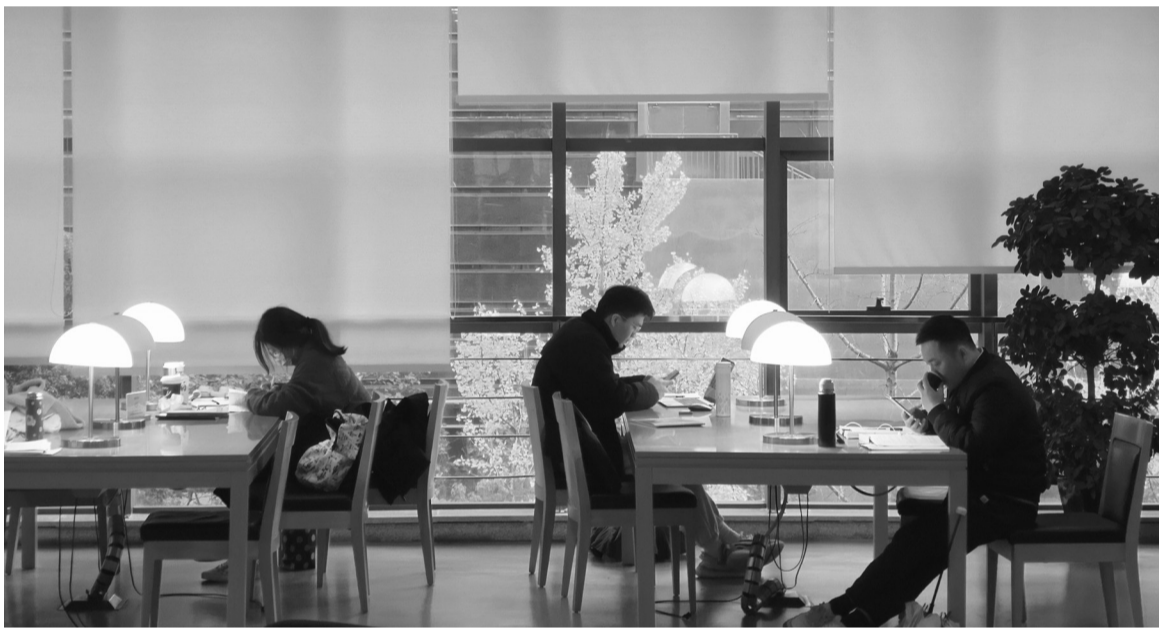
我还听说过一件事。夏日的一个中午,岳父在午睡,她们姐妹几个在方凳上为分蚕豆、玉米花争吵。岳父从房间里出来,一句话不说,一脚把方凳踹到门口的大路上,有些蚕豆直接撒到了门前的小河里。我不知道,这不是“二牛”雅号的来历。

岳父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,天天早晚喝点自酿的黄酒,每天抽几支烟。早上在某初中负责总务,儿媳在某建筑企业办公室,孙子在重庆读研。岳父总是不断地告诫我们:“不管在什么岗位,都要守本分,认真做好本职工作,千万不要有贪心,不该拿的不要拿。”

岳父岳母到现在还是种田的好手,儿女们总劝他们不要再种田了,可两位老人总说:闲着也是闲着,能做还是做做,等做不动了再说吧——身心健康,是他们的福气,又是晚年的福气!

岳父就是这样一个人,讲原则,重信义。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党员,他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得很好。

现在我知道了,被称为“二牛”的我的岳父张斯信,是因为他领导的生产队各项工作都红红火火,农业副业都很牛。



书香之境

许开源摄

寻常巷陌

□刘伯毅

就像苏州话悦耳一样,碧螺春这名也很动听,一读响她,仿佛听得到江南春雨在果树与茶树间的呢喃,看得见嫩芽在慢慢绽放的欣喜姿态,闻到一股股清香缓缓地钻入鼻孔、沁人心脾。

碧螺春产自苏州,苏州有山有水有园林,也有许多精致菜肴,再加上有碧螺春茶,使得“天堂”的称谓更贴切了。历史上记载,此茶原名“吓煞人香”,进贡康熙帝,康熙帝觉得这茶名不雅,便赐名为“碧螺春”。这个故事几乎家喻户晓,虽然有几个版本,也有说是康熙帝南巡苏州时品到此茶,但碧螺春是皇帝赐名,那是肯定的事。在中国,似乎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,凡是皇帝赞赏的,都是奇珍异宝,民间趋之若鹜,否则,便沦为一般。碧螺春茶,因是皇帝赐名,从此也就名闻天下身价大增了。

由“吓煞人香”,改为“碧螺春”,茶也好像由一个乖张的乡村丫头,领进了学堂,几年下来,便成了娴静的淑女,知书达理,上了几个台阶了。碧螺春,碧,指茶之颜色,通体碧绿;螺,指茶之外形,细如蜂腿,卷曲如螺;春,指采茶之时,初春也,也可指喝茶如沐春风得意温馨的感受。总之,碧螺春条形紧结,白毫满附,嫩绿清香,不愧为茶中上品,喝一口,甘冽爽甜,通畅舒心。

中国的绿茶,最负盛名的是龙井和碧螺春。龙井侧重在“味”,碧螺春优势在“香”。龙井采摘时,取茶芽也取茶叶,一斤上好龙井,取芽头两万至三万,也可再多取些芽头,但叶少了,茶味就淡了,所以龙井喝起来滋味足,有浓郁感。上好的碧螺春,生长于太湖东山西山,水汽充沛,土质肥沃,两山既种茶树,又遍种枇杷、杨梅、柑

满村尽带黄金甲

□桑云梅

菊花香。面目黧黑双手也黧黑的大叔,六月份育苗种植,除草、施肥、排水、田间管理,整整六个月,收获满满菊花田。每一片菊花田都有一个这样的“菊花香大叔”,有“菊花香大叔”,才孕育出一片片“金娃娃”。

言说刘凤浩将家乡幕冲的黄菊进贡给乾隆皇帝,乾隆帝饮用后甚是喜爱,当即亲赐此菊为“皇菊”,至此金丝皇菊的称号流传开来。金丝皇菊是一种药食同源的花卉,焖蒸炒烧拌皆宜,菊花酱、菊花酒、菊花粥、菊花糕、菊花羹、菊花饼、菊花膏皆是独具特色的健康美味。

一门阡村的金丝皇菊用来加工制作菊花茶,菊花茶香、甜、润,有散风清热、清肝明目、解毒消炎的药用功效,又富含黄酮素,抗疲劳抗衰老。走进烘干厂房,芬芳香甜扑面而来,现摘菊花被阿姨们一朵朵紧密摆放到丝网盘子里,帮阿姨们摆一会儿,黄菊养眼香味润心,再一层一层放到架子上,然后推入烘干机房。工人学习掌握烘干加工技术,机器54个小时全自动温控烘制。毗邻南黄

海最大平原水库东湖的一门阡村,金丝皇菊是纯天然生态产品,现采现烘,新鲜保质,八厘米高等级的每朵可以卖到15元。田野里金丝皇菊承接日光雨露滋养完美绽放,烘房内收藏精致淡然沉潜,最后在玻璃杯的沸水之中,以最美的姿态重生。

黄书记告诉我们,五年前一门阡村土地流转之后村民们不知道种什么,后来他们引进金丝皇菊苗株,一元一株,第一年试种五百亩,第二年所有的苗株都自己培育,成本只要一毛五分钱,种植规模逐年扩大,今年达到四十亩。还专门成立了公司,本地销售的同时通过展示会、直播等网络平台营销,增加了村民收入,带动了村营经济。明年准备扩大到一百五十亩,添置一百多万元的机器设备,打造集休闲、旅游、观光、采摘为一体的智慧农业。

行驶在乡村路上,两边漂亮的小别墅,墙上都绘着美丽的彩画,夕阳送我们归程,一片片金色招展作别。江苏省生态村、江苏省人居环境示范村——一门阡村,明天一定会像彩画般美丽,一派金色未来。